

# 西北歷險記

(二) (本文插圖刊第42頁)

## 壯行三萬里

●王孔安(退役陸軍中將)

### 猩猩峽至疏勒途中

#### 動亂紛擾的驚險旅程

#### 四山合抱猩猩峽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距八月二十五日離開蘭州，整整一月了！上午八時，我們一行九十餘人，大小車五六輛，離開安西，向新疆第一道關口——猩猩峽邁進。安西的風，好像一年

到頭，沒有停過，不然，何以如此湊巧，但並非風送滕王閣的時運呀！離安西城，車行半小時，便是一望無際的沙漠，起伏如流水。極目四顧，迷迷濛濛，浩浩蒼蒼，沙波盪漾，烟雲瀾漫。蘆葦叢中，海鷗浮沉。是日天朗日麗，輕風拂面，遠處送來浪楫相激聲，疑是江面行舟，又恍如臨萬頃之茫然。走不盡的路，幾經萬里航程，波浪、輕烟、海鷗、蘆葦，近在面前，而遠在瞭望中。是幻境，抑是海市蜃樓？！我想凡是旅行過沙漠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觸吧？！讀中學地理課時，老師講沙漠為瀚海，當時都不明白瀚海的意義，我

想老師也有同樣的不明白。宇宙間的奧秘，在未經科學揭發前，不免有許多神怪的記載，因而展轉相傳，構成迷信。越原始的社會，越多迷信。自然界的一切幻變的現象，都非僅憑人類的聰明所能說明。假如我懂得氣象學、物理學、光學、磁電學，我這一次在瀚海中的旅行經驗，不僅有了個具體的解釋，而在原始冰谷中跋涉，也不會沒有一篇有價值的報導。百餘公里的車行，廿五日傍晚才入猩猩峽。

猩猩峽是一個四山合抱的隘口，越進入越寬闊。山勢迴環迂曲，居高臨下，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雄。離峽不及十華里有一鎮，駐有軍隊一連。警察局、車站及零落飲食店數家。出人意

料之外，駐軍及警察都對我們非常客氣，招待我們食宿外，在禮貌和言語上都很和婉而週到，這對於我們精神上算是一大鼓勵與安慰。

猩猩峽警察局屬哈密分局。而分局長的階級，則是薦任。分局的建築雄偉而宏壯，以磚石代替鋼筋水泥，半洋式。警察服裝，鮮美整潔，質料有如上海紅頭阿三所著者。其權力之大，不僅控制了峽口商旅的出入，而且控制了官民的行

動。據說這是盛世才新時的私制，非法律所賦予。今猶因襲其風，人民亦習以為常，可見當時盛世才極權統治之餘威。

猩猩峽住了一宿，連日的疲頓，稍事恢復，廿六日向哈密進發。沿途風和日麗，公路兩側，良田肥沃，阡陌相連，溝渠縱橫，綠紅遍野，村莊農舍，雞鳴狗吠之聲，遐邇相聞，學校、車站、市鎮，遙相連接，經過數日來荒涼沙漠中的跋涉，如入世外桃源。這時是內地孟秋時節，而這裏的田野間的農民，已皮棉上身。衣服很完整，人人都是腳穿長統皮靴，頭戴絲製瓜皮小帽，熙熙攘攘，他們絕不知道猩猩峽以外的流離景象，更不知道不久將來快要臨到他們自己頭上的命運。他們看到我們這一羣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好像有點茫然！真所謂不知有漢，遑論魏晉。今天車行甚快，中午便到了哈密。

#### 一夜槍聲到天明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時，我們從猩猩峽動身，中午十二時半，便到了哈密。

哈密即漢伊盧吾地，為匈奴呼衍王庭，屬鮮

卑東部。土地平衍，多沃田甘泉，位天山南路東南麓，爲通內地之孔道。前清被俄脅迫訂約，開爲商埠。出入商旅，皆麇集於此。地方最高行政首長爲專員，當時專員，即後來出任新疆省主席的堯樂博士。我們下榻於專員公署，承堯專員的殷勤招待，令人感念難忘！

我們到達哈密之日，正是新疆警備總司令陶時岳正式宣佈投共之時。我們原擬赴迪化動以集體圖存的計劃，也告停止！此時街道上已漸漸現出混亂的樣子；我們初到的新客，站在專署樓上，看馬路上稀稀疏疏的遊行行列，靠攏份子領着喊擁護、打倒的口號，羣衆的反應，是有聲無力的。滿地的紅綠色的傳單，很少有人拾看。牆上貼的標語，旋貼旋被人撕掉，貼的儘管貼，撕的儘管撕，無多大的衝突。這可以看出當時新疆社會對投共行動的反映。更反映出民衆心中的蘊蓄，我們主觀的心情，看到這樣的情景，不約而同的相視一笑！

九月廿八日距新疆改制易幟，已經第四日了。社會上的表現，除了混亂、陰沉、鬱悶，怨言沸騰外，看不出甚麼新的形式。要說有的話，就是羣醜籌備歡迎新主人以及新主人預示的恐怖色調。我們一行九十餘人，談談議議，不覺已四日了。最後決定，既然迪化不能去，只好轉赴南疆越帕米爾經巴基斯坦返國，重作繼續奮鬥之打算。連日準備車輛行李，決於廿九日晨首途向南疆進發。這時外面都知道我們的行踪，有審計處王處長、中央銀行張經理、鹽務局王局長等十餘人，也把行李搬來，要求搭我們的幫，我們自然很

興奮地表示歡迎，不料廿八日晚間，發生了突然的事變。

廿八日晚，下午七時左右，堯樂博士來到我們住的地方，似不經意地告訴我們：「據傳今天晚上恐怕有事，街上發現許多遊勇散兵，萬一有事，你們亦不必驚慌。」臨別時又叮囑兩句：「你們這兩天連續不斷的來到哈密許多人，外面風聲很大，遇事謹慎些好。」堯樂博士走後，我們細細玩味他老人家的這幾句話，都有點茫然。我們研究堯樂博士的叮囑，忽然聯想到今日駐軍指揮官莫我若的不安與焦急的神色。今晚假如有事，必然與駐軍有關，我們研究的結論，大概有兩種可能：

一是反正，一是嘩變，一是規掠，或者規掠與嘩變合爲一事。無論屬於那一種，前二者堯必參加，後二者堯必知情，我們住在專署，雖說不上十分保險，但可以說比較安全，這是我們最後的研判。談論商討不覺到了深夜十一時左右，正提議早點就寢，忽然由東邊傳來一響步槍聲音，大家不無愕然！屏息審聽，接連砰砰十餘響，接連機槍手榴彈聲音齊發。約莫半小時後，東街火起，越燒越大，火光照耀專員公署前後院，好像距離很近。好在堯專員早有準備，前後門都上鎖，有限的十數名衛士，攜着舊式步槍爬上周圍牆壁上構築臨時掩體。我們一起五十餘人都移到後院草房、馬廄、空地暫時躲避。密集的步槍聲、機槍聲，竟繼續不斷地延長有二小時之久。究竟甚麼事，外邊消息一點不知道，電話也打不通，據經驗和常識判斷，規掠的成份多，反正的成份

少。我持的理由：從流彈的聲音判斷，並無相反的方向，必無敵對的射擊。第二如係反正，似無縱火之必要。第三使用手榴彈的目的，似在破壞固定的物體。尚未波及到專署的原因，恐怕仍然托的是堯專員的福！不然，我們外來的人是最好的對象。大家聽了我的分析，稍微鎮靜了一下。

一直到天明，槍聲沒有停止過片刻。第二天二十九日槍聲停止了，從被害的人口中，知道昨晚的事，是搶劫行爲，是一七八旅的官兵和一批地方游雜之所爲，主要對象是中央銀行，至於內幕原因，言人人殊。可是當日謠言蜂起：有謂引起各地維漢仇殺。有謂哈薩克族四出規掠，有謂沿途叛兵爲患。其說紛紜，片刻傳遍全市。我們東來的一般人，因而有主張中止西行，東轉回蘭州。寇駭所持的理由，西行百分之九十是危險；東返，以移交方式換取新政權的諒解，我們大家都報之以苦笑。經過一夜的商討研究，結果一路來的人，又一路又分散了。臨別互道「後會有期」，這是第二次的分散，生別死離，不盡傷感和依戀之情！

## 上下古今閒話西域

天山橫臥戈壁灘，戈壁盡處天山源；  
快馬一鞭三千里，欲招國魂覓崑崙。

——作者橫越大戈壁有感

## 奔向自由南疆兩條路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廿九日，我們的歷險壯行

，又自新疆開始。

新疆古稱西域，與中原正式發生關係，始於漢代。史稱張騫使西域，通三十六國，無異三十六個部落的聯絡專員。自後歷晉唐宋元明各朝代，均有緩邊朝覲的關係，洎至清光緒年間，改建行省，更名新疆。位置居全國西部，東北毗連蒙古，東鄰甘青二省，南連西藏，西南界印度，西北與俄國接壤。最西一城，為中俄阿印未定界，包括帕米爾帕內的乾竺提國境。我們攀越那一帶山嶺，除過提防蘇俄邊卡遊騎截擊，倒無其他「入國問境，入鄉問俗」之麻煩。除未定界外，全省面積約一百七十一萬方里，人口三百七十餘萬人。居民有漢、滿、蒙、回、藏、維吾爾、錫伯、索倫、哈薩克、柯克、歸化、塔塔爾、塔蘭其、塔其克、烏孜別克等十五民族。人文地理學家，謂為世界民族最複雜的區域。地勢四周環繞帕米爾，西藏蒙古諸高原。天山橫隔中央，分為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我們就是沿天山南麓，循戈壁北緣，向西邁進。

由甘經新入印巴的有兩條路，由新入印巴的，有兩條路。這四條路，都有人走。不過地理上的限制，雖各有險夷，但總限制不住行人追求理想的決心。由甘入新的第一條路，是由敦煌出玉門關經諾羌和閭趨喀喇崑崙山口入印境。這一條路缺柴水，經常千數百里攜帶水柴，路崎嶇迂曲險峻陡削，超過另一條路一倍以上。但行程較短，未通公路以前，去巴印的，多採這一條路。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學佛經（即西遊記上取經的唐僧、孫悟空等）走的就是這一條路。另一條路，

是由酒泉出嘉峪關，經哈密疏勒蒲犁趨帕米爾入巴境。這一條路缺水的地方最多不過百餘華里，且亦僅二三段路程無燃料，其險峻狹隘的高度，亦不及前一條路，惟行程較長，唐僧玄奘由印回國時，走的就是這一條路。走這兩條路的人，不是為傳播文化，就是為追求某種理想，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犧牲在冰谷懸崖中。白骨磷磷，觸目皆是！我們首先的一羣及跟着一羣一羣追求自由的同志們，攀過萬重山，踏破千層險，在心理和精神上開闢了陽關大道，河山險峻，阻止了一羣又一羣人們追求自由的決心。

直接由新疆入巴印的路也有兩條。一條是由喀什喀爾（疏附）經依克支牙過明迭蓋隘。到巴屬吉爾吉特。這條路要爬越二萬多英尺的帕米爾高原，但沿途的柴水並不缺乏。另一條路，是由喀什喀爾到葉城經莎車，攀登二萬三千餘英尺的喀喇崑崙山隘口，到印屬拉打克。這條路缺柴水，坡度更傾斜。走前一條路的人，多內來漢人，走後一條路的人，多當地維人。但走後一條路的人，不似走前一條的順利。

我們一行十餘人，走的就是前一條路。由哈密動身，沿天山南麓，傍戈壁北緣，向西邁進。經善鄯、吐魯番、托克遜、焉耆、輪台、庫車、拜城、阿克蘇、疏勒、疏附，而趨帕米爾高原。經過的這些地區，在歷史上似不十分生疏。但年代久遠，受地理環境的限制，一般想像中，僅存留着供後人憑弔的廢墟而已。就地理上猜測，大戈壁橫亘數千里，文化落後，定必極目荒涼不毛之地。其實天下事物，每每與想像大有出入。記

得自哈密動身第二天車駛數百里的荒涼沙灘中，風土顛簸，忽過幾處綠洲，至吐魯番，則瓜香撲鼻，清風迎面，頓忘旅行在沙灘中，因隨口打油一詩：

極目荒涼一沙灘，忽睹蒼翠萬頃田。

橫跨橋頭溪邊柳，疑是江南暮春天。

接連車行數百里，吐魯番以西，每經過一個城鎮，當車子駛近市郊時，荒涼的沙灘，忽然化為美麗的綠洲。稻田、麥地、白的棉花、紅的高粱、青的楊柳，龍葱的林園，蜿蜒的溪流，櫛比的瓦屋，與整潔的農人穿着，及十里百里外稀疏的刺草（俗呼駱駝草）點綴的戈壁灘，形成一幅強烈的對照畫面。研究其原因，很簡單的道理，是水的有無。

江南的人，很不易了解「水」對人類的權威——進化與落後的決定性。想到全世界數百萬方公里的沙漠與戈壁，假如都邀上帝的恩寵，獲得足够的水量，則世界上不知道要免掉許多饑饉與戰亂，但願上帝永遠的照顧！

### 聚不如散散不如快走

我們一行三十餘人，離開哈密，是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車行兩小時後，夜幕逐漸下垂，秋色蒼茫，在人們心理上，構成的不平靜，好似四週都像有人在設計暗算我們。四野一望無涯的黃沙，寂靜地令人可怖。恰在哈密事變的第二日，正是謠言繁熾，許多要走的車馬人羣，都擠藏在哈密許多角落裏觀望，獨有我們這一輛車蹣跚馳駛在荒涼的旅途中。每一股風吼，都頻頻刺激

到我們不安的神經，約莫六點鐘前後，到達哈迪公路第一站頭堡。有稀稀落落的五六處人家，類似宿店兩家，車站一所，我們宿在盡頭北向的一間宿店裏。主人姓李，四川北人，他聽到我講的是四川話，藉機拉起同鄉，由鄉音談到鄉味，十分親熱，從他的口中知道昨晚事變，這一帶的人並不知道，我們才放下心來。這家宿店，地方不大，但很整潔，主人爲我們作麵條，想不到這裏醬、醋、葱、蒜、豬肉都有。當時的環境，覺得色香味均美，我連吃了三大碗，至今思之，餘味猶香。就寢前，我們的行李全數交給主人代爲保管，其實主人也在同一大廈下打地舖。我們十餘人共同睡在一個大坑上，快要入睡的時候，忽聞窗外由東駛來一輛大卡車，響了一陣，接着隆隆聲，復又寂然。大家不知何事，神經過敏地都一咕魯從坑上坐起來，月光照在每人臉上，好像各有所思；似恐懼又似疑慮。還是李掌櫃出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是哈密駛來的一輛卡車，車上有三四十位旅客，有的要在這裏留宿，有的不願意，商量了一陣，終於駛走了。

月來生活上遭受急劇的轉變，天天在驚險恐懼中度日，身心感到十分疲倦。前途不管是希望還是絕望？是光明或是黑暗？這一夜總算萬念俱寂，甜蜜的酣睡，爲半年來所未曾有，一覺醒來，東方已大白。大家匆匆收拾行李，又繼續向前邁進。路上撞到昨晚經過頭堡不停的卡車，却拋錨在至三堡的途中。車上男女老少一羣約四五十人，相詢之下，多半是旅居哈密多年的漢人，也是被謠言驅走的。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說：「聚

不如散，散不如走，走不如快！」究竟走到何處？他們是走一站算一站，其欲速也，則反不達，天下事往往如此！我們非常同情他們，希望他們很早很快的散開。

九月三十日下午過七角井。這個地方雖小，却扼南北交通的要衝。由此西北去，有公路通迪化。西南去，經托克遜通南疆。這裏有駐軍、有警察、有學校、有郵局電報局。我們大家都是離開故鄉很久的人，今後生死未卜，都準備在這裏給家人通一電話，又顧慮有其他阻礙。先問電報局的一位管理人員，攀談之下，才知其姓張，長安人，來新疆已有六年了。我們問他廣州重慶一帶的電報通不？他說當然通。我們說現在新疆已經「起義」了，恐怕樁樁的電報不通吧？他說：尚無所聞，但郵電無國界，況且同在一國土內，想通電無問題吧？我們說：「陶總司令」是很「前進」的，恐怕迪化總局已經封鎖發往川粵的電報吧？他用着鄙夷的眼光望着我們，自言自語地說：「甚麼『前進』？還不是爲自己的妻財子祿！」人民眼睛是雪亮的，這話一點不錯。從這一位天真無邪的青年口中，可以知道當地一般人的心思。我們深慮惹起其他的麻煩，發了電報就走了，以後我遇着妻，才知在七角井發的電報沒有收到，證明當時所料的不錯。

當晚抵達鄯善，夜色蒼茫中，投宿一家車店。店主是一位維吾爾人，不大懂漢語，一切都感不便。隨便買了些東西——大餅熟牛肉之類，權當晚餐。房間是土塊砌成的，很像甘陝一帶的脚店。土台上一盞油燈，其光如豆。坑上放了半

截羊毛氈，糞氣撲鼻。整日的勞頓，也顧不得乾淨與骯髒，掉頭便睡。可是越勞頓越想睡，越想睡越睡不着。鷄聲四鳴，尚未合眼。想起過去，想起將來，由地方想到人，由人想到事，像幻影一樣，一幕一幕地從眼前溜過。展轉反側，越睡不着。索性坐起來，看月明如鏡，從斗大的窗櫺中射入，更逗引人的遐想。順便跨出門外，二畝大的院落，平整如晒場，來回踱躑，仰視皓月，晴空萬里，油然觸動少年時代的雄心！想起當年班定遠率輕騎三十六人，隻身入西域，即以此地爲根據。殺匈奴使者，威服鄯善王廣；於是南和于闐（即現在的和田）西聯疏勒（噶什喀爾）遠征龜茲（即現在的庫車）近伐焉耆，不十年間，平定西域（現在南疆）五十餘國。以一人之力，奠定邊疆安寧者，垂數百年。今日新疆的武裝不下十萬，戰將何只千員，而將大好河山，拱手讓人，不亦天下大可哀之事！旅經茲土，緬懷古人，有不勝其低徊之情者，作懷思歌以寄慨：

隻手挽狂瀾，

班氏昆仲推定遠。○

西拒龜茲；南和于闐，

遠交近攻標青史，

揚威鄯善。

咸陽少年今何處？○

壯志雲烟！

踏碎明月泛瀚海，

馳駿馬，橫戈天山。

○兄班固妹班昭著漢書名重一時。○超世居咸陽

，長從其兄宦寓洛陽。

昨晚一夜沒有成眠，清早起來，同行的朋友們都是同樣睜眼瞋瞋地收拾行李。像一般旅客一樣「鷄鳴早看天」，但各人的心境，却不願「未晚先投宿」。今天是十月一日，西北風甚厲，飛沙撲面，流塵塞鼻，蓬車迎着逆風，行駛頗慢，七小時的快車，不到百英里，中午才過吐魯番。

吐魯番緊接天山南麓，有回漢二城。地勢低窪，四面高聳，構成吐魯番盆地。車行過此，漸漸寒風平息，溫度亦漸由低增高，大家也漸漸感到熱氣蒸人，先脫去皮外衣，後脫去棉呢制服，最後夾襖都穿不住，很像重慶七、八月的天氣。四週高地的土質，現深紅色，俗傳這裏就是唐僧取經路過火焰山的地方。按西遊記第三卷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孫行者一調芭蕉扇。」所載：「師徒四衆，進前行處，漸覺熱氣蒸人，遇見一老者：穿一領黃不黃紅不紅的葛布涼衣，戴一頂青不青皂不皂的篾絲涼帽。三藏勒馬欠身道，敢問公公，貴處遇秋，何反炎熱？老者道：做地喚做火焰山，無春無冬，四季皆夏。」唐玄奘是否經過這裏，還待考證；但這裏的氣候，確如西遊記所載，四季皆夏。這裏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木棉葡萄瓜果，最爲著名。我們走那裏過，或者正逢「把扎」（內地逢集，四川稱爲逢場），商攤櫛比，負販踵相接，街市繁盛。我們的車在街傍停約十分鐘，瞬間被菓販包圍，有梨、有花紅、有林禽、有西瓜、有哈密瓜、有葡萄。種類不下十餘種，皆肥碩鮮嫩，尤其葡萄，味更佳美。其大如鵝卵，小者如豌豆，一口滿

包，甜汁四溢，甘寧一帶，亦所少見，其他處更無論矣。如果國家建設成功，這類菓品製成罐頭外銷，不要賺入許多外匯？貨棄於地，窮只呼天，是誰之過？

### 托克遜的一夕虛驚

離開吐魯番繼續前進，下午六時抵達托克遜。由此北通迪化，南通疏附。這裏駐軍一營，營長李姓，軍校十六期同學。其人渾厚忠誠，對我們一行非常關切。他說他一營兵力駐在吐魯番至焉耆沿線，沿途可資保護。他歡迎我們住在他的營部，我們以同行人多，婉言謝其誠意。後來還是他爲我們介紹一家車店住宿，撞到李、魏、馬、王夫婦亦寓於此，不知他們何時到達這裏？何以後來又沒有繼續前進，現在想起，假如是死別，甚悔未強他們同行，是一大憾憾之事。

我們把行李鋪好，燒了一壺水，泡起沱茶，招待李營長。李營長很輕鬆地說：陶峙岳總司令昨天有電話來問我們到了托克遜沒有？問我們要不要打個電話去？說着便指向對面說，那就是長途電話站。聽其言，觀其色，我已經明白了一大半。但我心裡很平靜，吸上一支香煙，滿不在乎的，跟着他去打電話，不到二分鐘的光景，電話就接通了。他說：「他已經給我們辦好了出國的護照，明天一早即派軍法處孫處長專車送來，叫我們就在托克遜等着。」我正欲回答他的話，他就把電話掛了。李營長在傍聽的很清楚，好像爲我們捏了一把大汗，其表情很像欲代我籌劃。他說：「南疆的氣候，每到秋季，日裏多風，夜間

平息，白天風越大，晚間的月光越亮。因此，一般駝商，都在夜間行路。如果月光下行車，想別有一種詩意。」這一段話客觀地說來，無異暗示我：最好連夜離開這裏，免遭暗算。可是當時主觀的判斷，認爲李營長是奉命阻留我們，因格於情面，才施慰撫拖套之計，其色露，其言甘，故作惺惺之態以誘我？

我聽他說完了，只報以一笑，未回答他，他也看出我內心的沉重，才告辭回去。我送李營長走後，又與魏、馬、李、王，他們談了一陣，才知他們是九月二十七日離開哈密的，到托克遜已有二日，原來雇的車拋錨待修。李營長答應另行爲他們雇車，我這時才明了李營長所表示的一切，並無惡意。我的懷疑，也是出於誤會。任何人處在當時的情形之下，有似伍子胥過昭關，難怪其神經過敏。好在自己從來未將禍福放在心中，故對猝然來臨的事件，從未表示或憂或喜或怒或疑的意見。使對方感到意外，明日的事，讓命運之神去擺佈吧！落得先睡一夜好覺。

第二天——十月二日天將黎明，便被車店的掌櫃叫醒，說有迪化來的孫先生找我。這真出我意料之外；心裡想，這麼早，或許來意不善吧？匆匆起床，孫已走至門前，相見之下，因爲彼此的心情不同，也不似往日那樣有說有笑。照例寒暄數語，他便說他的任務是送護照來的，隨手將一紙包給我，我認爲這是一包廢紙，明知空頭人情，只好假意收下。繼謂寇略等未來，復又交還他。孫的表情很冷淡，不似往日的幽默有趣，問話三句答兩句，甚至有問不答。最後他說，他要趕

十二點以前返回迪化，昨夜十二時奉命，囑天明以前趕到這裏，臨時尚未給家裏打個招呼，他馬上要走，便說車在城外，車上還有兩位朋友英占敦鄭景燮兩兄，要搭我們的幫，他們因為看行李未下車，囑我們出城一晤，這時我們真的有點懷疑，但只好一路出城。首先瞧見兩位武裝衛士，手提輕機槍站在卡車旁邊，並未看見英鄭的影子，我心裏雖然明白，但我表示無所謂的樣子，隨我諸人膽也壯起來了。泊至走近車前，發現英鄭正鼾睡在車廂中，這時好像一塊石頭從心中掉下來。我們相見之下，備問別後情形，才知道他們是由西寧轉酒泉到迪化的，說不盡的沿途驚險遭遇，我也無暇聽取。孫處長匆匆別後，我們不約而同的說，叫軍法處長漏夜送護照，有點近近開心。其實在他人或許無心，而我們的心境不同，每逢對方的意趣美，我們的誤會越深，昨今兩天的事，處處都足以構成心理的過敏，幾乎把李孫等都誤會了。

返回車店，王兄全家都把行李收拾好了，找掌櫃的問魏李馬王諸人，才知道他們連同對門車店的范季諸人於深夜中分乘卡車西行了！我明瞭他們的意思；但處此四面皆敵人，四面皆友人，到處有路，到處無路的環境下，以走的遲早，來決定安危的趨避，好像是多餘的。

原來跟我進入新疆的，有司令部各級幕僚及各級幹部五十餘人。連同途中相隨的專員縣長與省府廳處長同仁共九十餘人，到達哈密，情勢突變，好多人陷於進退維谷中。

寇駱兩人，願以私交向陶峙岳洽辦出國護照

，以決定行止，想不到陶慨然允諾，允辦六十張護照，不料九月二十九日寇等又變了，轉而之東，陶尚未知，故照原議送至托城。

其實，護照是多餘的事，陶落得做人情，寇則以之決猶豫，而於我則反生了許多麻煩。

### 司機口中的哈薩克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日——風和日麗，象徵着每個人片刻的平靜心境。我們一行又算過了一關，九時繼續向前邁進。廣漠無垠，一望茫然！越走越逼進天山，延途若遠若近，嶙峋的山石，聳立的孤峯，陪伴着我們前進。偶然有一兩棵小樹，點綴着山景，野羊蹊鹿，奔馳於絕岩懸壁間，哈薩克騎從幾處隘口隱約馳騁過去，我們大家在車中提心吊膽，握了一把冷汗。這時總覺得車開的過慢，又慮車的快慢總趕不上子彈的速度，還是司機告訴我們一些經驗，我們大家才稍微放心。

司機說：「相傳天山一帶的哈薩克時常出沒搶人，並非事實。他們搶的對象，多半是維族的較大羊羣馬羣，並且事前偵察清楚，才出動的。至於搶劫商旅，間或有之，但主要對象，是騎乘駱駝，負載累累之行商，多半係自迪化或哈密隙隙而來者。很少聽說有劫掠汽車者。原因是汽車乘客，多半是軍政人員，大都攜有武器，深慮得不償失之故。廿九日哈密市上的謠言，全是捕風捉影，自相驚擾，不盡事實。」我們聽了張司機的話，覺得很有道理，我們反將顧慮的敏感，轉為欣賞山景的心情了！

下午一時左右，車過和碩，又慢慢看見青草，草樹、房屋了。在平時旅行沙漠戈壁中，遇見有水草的地方，好像哥倫布看見陸地一樣的高興。可是我們這一羣，但願經常在戈壁中行駛，只要有水有路！三時左右，抵達焉耆近郊。

### 孔雀河畔的焉耆城

焉耆是漢時的一個小國，班超曾被囚於此，副將郭恂死於焉耆。想見當年，這個國度雖小，而其地富，其兵強，班定遠只見其小未見其大，故有此失。

焉耆土名喀喇沙爾，位於孔雀河下游，東濱博斯騰湖，農牧豐盛，菓樹成林，溝渠連阡陌，一望紅綠不盡，疑為塞外江南。我們經過那裏，正是陰曆八月十四，野外驟馬成羣，孔雀河畔，細沙如銀，漁農結隊沿岸行，後來才知道這裏產礦金及驟馬著名，我們車停南門外，分兩批進城吃飯。便中打聽嚴副官張衛士等行踪。因為在哈密時，原計蘭州撤退同仁全部西進。車少人多，遂決議隨從人員搭乘其他便車先行。計算時日及沿途所聞情況，可能滯留該地。不料此地昨日被搶劫，他們諸人不知又潛伏何處？到處尋覓，皆不可得。一別不能再聚，為這次亂離中最傷心之事！

見微知機，這裏似非久留之地，我們匆匆吃過飯——每人少醋無鹽的黑麵條兩碗，大餅一塊——又繼續首途，臨行被當地駐軍數人檢查一番，聲言奉命查扣幾個人，究竟是誰？我們不無砰砰，但他們醉翁之意可知而知。



這裏駐軍，原來軍風紀不好，又加以哈密搶風傳到這裏，這裏正準備師法，但因對象之味，遂將念頭轉移到來往旅客身上。他們並不知道面臨甚麼事？也不知道東來北來的人何以加多？只是盲目的動，行將醞釀出自己整自己的悲劇！

### 鐵門關前陰忠義

離開焉耆，車向南行駛，地勢漸漸高聳，天山南麓漸漸與塔里木盆地邊緣接近。孔雀河由此折向東北流，至尉犁交界處，車忽轉向西駛，向一山隘口前進。縱橫溪澗，衝波逆折。逐漸陡斜，攀援層巒疊嶂，至一關隘，標題曰鐵門關。關開在山的腰部，山石作青黑色，壁立千仞，山後另一峯高峙，蜿蜒至關門右側方，形成隘道，遠望如重門開闔。關前山澗橫流，水清見底，遠處飛湍流瀑，砢岩轉石，流至關前，作一大迂折，水勢漸漸平緩，綠波盪漾，夾岸楊柳迎風掩映，如入畫景。連日風沙勞頓，至此心曠神怡，胸襟爲之一豁。因隨口打油數行，錄日記簿中，藉作紀念。

### 過鐵門關有感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日

#### (一)

千里戈壁一點綠，  
兩扇鐵門掩翠幃。  
山澗奔赴關前柳；  
欲張義旗塔里木。

#### (二)

盆地盡頭一座山，  
山腰橫開鐵門關；  
關前松柏陰忠義，  
心戀故國去復還！

我們在關上略事休息，關上駐軍士兵紛紛來招待我們，我們借關上駐軍廚房燒了一壺水，泡了一杯濃茶，坐在溪邊慢慢品酌。各人抽一隻香烟，清風迎面，頓忘前途的艱險。

這裏駐有步兵一連，番號未悉，大概隸屬阿克蘇旅。連長朱姓，湖南湘陰人，士兵多內地籍，體格雄健，對我們頗有禮貌。除過招待我們茶水外，更要爲我們作晚膳。我們雖然婉言辭謝，而其誠意感人，至今尤思念不已。他們非常純樸，他們不僅不明瞭外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而且也不知道我們這一行，是從何處來，又要到何處去？他們問長問短，他們問到蔣中正總統的政躬康泰時，都肅然立正，我們觸景生情，感動得熱淚奪眶而出！朱連長雖然略知這一點最近的情形，但並不具體，他並且聽聞將奉調救援甘肅。經我們把整個情形告訴他們時，他們氣憤填膺，要求連長獨立起來，把隊伍拖上山。另有兩三個士兵，幾乎要自由行動起來，要求跟我們一起走。其連長雖未表示意見，但察其顏色，似有深思。隨行他告訴我們，他們將會幹一番轟轟烈烈的行動。今日想起，足知故國的人心與士氣！西邊的大陽，漸漸下沉，迎面的晚霞，彩光奪目。車過鐵門關，駛至庫爾勒，已是黃昏時分

。大家一天驚險顛覆的生活，都感到疲倦了。加以這裏濃蔭的果園，縱橫的溪流，處處逗引人停留，尤其英鄒兩兄，堅主在這裏歇宿。可是找來找去，却未找到一個宿店。後來問一警察所，發現警察所除過一二人穿着長警制服外，其餘出入入總有十餘人，都穿着便服，且全所沒有一個懂漢話的人。但他們好像了解我們的來意，經過他們數度商量以後，才走出來一位警官模樣的人，請我們搬進該所緊隔壁的一間屋子。察其表情，似有預謀。我們深慮其誤會，仍以離開此地爲宜，遂婉言稱謝，乃繼續前進；夜宿距輪臺百華里一戈壁灘中。夜靜風清，銀河在天，遠處傳來幾聲鷄鳴狗吠聲，想來週圍不遠便有人家。安然一覺，不知大地之漸白。

十月三日一覺醒來，匆匆將沙灘上的鋪被搬到車上，繼續向前邁進，九時左右，到達庫車近郊。塔里木河，經流至此，河身漸深，支流縱橫，水勢漫漫，漁舟點點，木橋南北橫跨，橋頭坊額，榜書龜茲古渡四個大字，其字蒼勁雄渾，遠望如飛雲驟石之勢，近觀如龍盤虎踞之雄，體似漢魏，絕非近百年人所作。古色古香，引人入勝。因哈密搶劫之風，業已瀰漫至南疆各地，不便在此久留，不然，可搜集些歷史上的材料，藉資憑弔。

庫車即漢龜茲國。班超使西域，以鄯善作根據地，展開遠交近攻戰略（即遠交疏勒，近攻龜茲）。漢肅宗初年，班超被囚於焉耆，適龜茲王建連結姑墨（當時一小國，即現在拜城縣）遙爲匈奴張外勢，進攻疏勒，壓迫班超離開鄯善基地

，南走于闐。後來漢室雖增兵千餘人，而焉耆龜滋戰至最後，仍堅強不屈。可見當時焉耆庫車兩地的地利之富，人民之強，與形勢之險要。惜今人不能利用此種優勢，殊可浩嘆！

### 翻譯大師鳩摩羅什

地靈人傑，誠非虛語。這個地方雖小，不僅人強地富，而且在中國文化史上曾經出過一位傑出的人物在東西文化交流的關係上，他曾經有過偉大而燦爛的貢獻。我們每讀華法楞嚴諸梵典，便聯想起這一位曠世天才——鳩摩羅什。

中國文學在晉唐之間，由於政府倡導佛學，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於是當時朝野，研究佛典，蔚為一時風尚，赴天竺（即今印度）求學者，傳為美談，玄奘即其一例。而佛典翻譯文學之興起，也起了極大的變化，影響以後千百年的語文甚鉅。

鳩摩羅什先生，就是龜滋國（庫車）土生土長的人。他的母親是國王的妹妹，自小跟上母親到天竺去找他父親，因而就在那裏就學。遍訪名師，朝夕研讀，由於靈氣所鍾，天才生成，更加以印度人的早熟，因此他十二歲時便被拜為沙勒國的國師。那時北朝正是淝水之戰以前的苻堅時代，後來北朝有一位佛教大師名釋道安，建議苻堅，迎接鳩摩羅什北歸。堅遂派大將呂光用兵西域（今日新疆南部）滅龜滋國，却持鳩摩羅什東歸。中途，淝水之戰起，秦亡。呂光適至涼州（甘肅武威），遂自立，國號後涼。至姚秦弘始三年，秦主與派兵滅後涼，始將鳩摩羅什迎至長

安，優加禮敬，由他主持佛經翻譯工作。

這位宗匠，既懂梵文，又通西域語，更嫻熟漢文，才氣縱橫，舉一反三。不數年，將各種佛經，轉為漢文。其規模宏大，不僅對於佛教的傳播，開闢了廣闊坦途；而且對中國文學，哲學思想上建立了一個新領域。由此擴充，降至宋元；浸假融匯，泛衍所及，於中國學術與文藝界，無無重大的影響。

他對翻譯的主張，自成一派。他認為翻譯，根本是最困難的事。因為在民族間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習慣，各自正反，如將代表其生活之語文轉變，至易失其精神與活力。縱然能得其大意，而文體神韻，自失其真。有如自己嚼了飯，哺給他人吃，不但失去了飯的原味，而且會影響被哺者的健康。所以翻譯是萬不得已之事。有必須翻譯者，以意譯為主，設法保留方語文學的優美（甚而代以音譯）為最高原則。他的標準是：「一言三覆，陶冶精求，文約而旨，旨婉而彰。」他每用口述的方式，讓聽眾審查，有時用印文改正西域譯本，有時創造中文的新字義，使中國文學素質上有了大的改革，而有助於東方文學的進步，襯托出中國文學更完美的境界。

歷史上的陳例，有為信仰而與兵戎的，如十字軍之役。有為思想而發生爭戰的，如法國大革命。有為一塊領域而動干戈的，如楚漢之爭。但從未見過為一個學人而征伐人國者。有之，也是創見。足徵南北朝時代，朝野上下，對於學術的尊重，對於學人的珍貴，從苻堅呂光現鳩摩羅什一事，可證當時文風之盛，地利之富，與山水

之秀，而形成地靈人傑；因而人才與物產，同時並列齊進。

「地」與「人」每每形成連帶的因果關係，古今同例。燕趙出過荆軻、聶正等人，相沿成風，故後多「慷慨悲歌之士」。湘曾淮李以後，因踵慕先輩鄉賢心理，近百年來，湖南安徽接連出過許多卓越傑之士。庫車雖然遠懸南漠，但自漢以來，即蔚為佛國勝地，名勝古蹟，著於其境。沿途山壁，多繪塑佛像，據聞城西北郊有大小佛洞數處，雕繪佛像千計。鳩摩羅什（Kumarajiva）之傑出，自然有其地緣關係。繼鳩摩羅什而類聚者，尚有：蒲若多羅（Punyatarā）、卑摩羅沙（Vimalakṣaṣa）、佛陀耶沙（Buddhayaśas）等諸人。

### 庫車秧哥一枝花

庫車人口約十萬，維族佔百分之九十八，城廂漢商有百餘家，俄國商人亦五六十家，多營皮毛。有名的「庫車」皮，或「庫車筒子」，即產於此地；其色黝黑油潤，毛捲曲作算盤子形。在津滬市場，其價值僅次於獐獐，可見其名貴。

這裏園藝瓜果，不亞於吐魯番，而氣候溫和，多無嚴寒，夏無酷暑，不似吐魯番熱氣蒸人，因缺雨水，農田賴渭干河庫車河的灌溉，田園連阡陌。天氣四季晴朗，明媚如春，有沙漠花園之稱。盛產杏，大如鵝卵，水多味甜如蜜。因山水土質，種種綜合原因，人的膚色，特別膩嫩，尤其女人，健麗多姿，諺云：「庫車秧哥一枝花」（回語譯音女郎之意）。喻其獨特美好之意。實



際維族風俗：女子多處深閨中，田野市廛中不易遇見，偶爾因事出門，即多面罩黑紗，不輕以色相示人。但自其音容儀態中察之，膚色細膩白嫩，體態婷婷，足徵其因氣候水土因素，而蔚為靈秀所鍾也。

我們一行在庫車略事休息，藉以流覽河山之勝。十一時午餐後，便繼續向前邁進，沿途荒蕪，一望無涯的沙磧，途中偶爾看到一堆死駱駝的骨骸外，很難找到飛走的踪跡。車向北西行約三百餘華里，始抵達拜城，時已太陽入山，夜幕下垂。

這裏既無城郭，亦少衙署，商店零零落落十數家，市面蕭條，到還安靜，我們就決定宿在這裏。數日的風沙勞頓，住在一家堆滿駝糞的宿店裏，心境上到還覺得舒暢安適。

拜城人口甚少，全縣居民，不過千戶，而面積東西約七百里，南北六百里，出產多雜糧，但尚能自給。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皆纏回，十分鐘的工夫，遊遍全城，尚未發現漢人商店。

這裏一夜，睡的最好，一覺醒來，朝敵已上窗。匆匆收拾行李，略事盥洗，每人拿一塊大餅，即馳車前進。向西行，約百里，經雅喀阿里克山峽，約三十餘里出口，峽口外，流沙相間，湘軍所植柳樹，時斷時續。想到「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之句，不勝愧對先賢。再向西行，經哈拉玉爾泰，轉向西南行約百餘里，抵阿克蘇界。計自庫車至阿克蘇全程，車行十一小時，路約四百五十餘華里。夜宿阿克蘇縣新生活服務社。

## 阿克蘇的驚魂一夜

阿克蘇西距俄疆，僅百餘里。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皆為南疆一大重鎮。形勢天成，南障和闐，西南接疏勒，北踰冰達板（即冰嶺）而制伊犁。東沿塔里木河流域，襟帶溫宿、拜城、庫車、輪臺等五城市而遙通哈密，真所謂可戰可守四塞之區。聖武記卷四載：「其由巴里坤踰山（天山為葱嶺正幹）或吐魯番踰山經烏魯木齊赴伊犁者為孔道。其由烏什、阿克蘇逾冰嶺赴伊犁者為捷道。雲山之陽，多夏湧流數十川，貫穿於南路各城，而匯於蒲昌海。」汪公亮所編西北地理所載：「車行經札木臺有路越冰達板達伊犁，今為商旅通途。」「查阿克蘇，溫宿距俄境僅數站，其主要關隘，為那林廊勒山口及其他薩雷雅斯山脈各山口。此一帶邊防根本在阿克蘇。溫宿、烏什乃其前線也。」可見從古到今，一般學人及政略戰略家，對於這一地區之重視。

阿克蘇漢姑墨國地，位阿克河北岸，全縣人口約三十五萬，農牧均盛，維語呼白為「阿克」，水為「蘇」，即白水之意。壤地肥沃，水田縱橫，為全疆產米最良區域之一。其他桃李瓜梨，充滿園圃，牛羊駝馬，羣集草原，工業則精於製革琢玉。地當南北東西孔道，每逢「八札」（回語市場之意），百貨雲集，男女踵接，漢商多居城內，纏商多居北關，俄商三十餘家，其繁盛不亞於蘭州酒泉哈密等地。

城周九百餘丈，城門四。駐軍六十五旅，旅長李祖唐，軍校六期畢業。其人雍容有度，忠貞

不貳，旅部駐城內，與新生活服務社，隔一馬路，我們即下榻於此。新生活服務社，為一磚造建築，大小房舍百餘間，皆整潔堂皇，設備富麗。室外車廠約十餘畝，可容大小車輛百部，禮堂尤寬敞宏偉。正中懸有孫總理遺像，及黨國旗，相對正壁；懸有蔣介石總統肖像。我們一進禮堂，不約而同的行過最敬禮後，均肅然立正瞻仰，約十分鐘之久，相顧泫然於色。九月廿三日在山丹最後瞻拜總理遺像、總統肖像以後，迄今已半月餘矣。今日投荒萬里，重見黨國旗及總理總統玉照，不禁感慨萬端，甚佩李祖唐的膽量與卓識。

今天是十月四日。自離哈密至今，已整整七日，每日均於暮色蒼茫中投宿。那裏黑，那裏歇，獨有今天到達投宿地尚早，加以天氣晴和，心情格外輕鬆。略略盥洗後，相率到街市上溜躑一下。雖然如一般都市一樣，照樣的買賣，照樣行人往來，但總感覺到隱隱中有一種混亂與憂患潛藏在市面的背後，甚麼原因，却講不出來。

晚飯在一家館子吃，好幾天沒有見過蔬菜，明天又要行一千餘華里的沙灘。大家同意，叫了一盆清燉雞，一盆紅燒肥魚，另外炒幾樣菜。四兩白干以後，自然有說有笑，杯盤狼藉。鄰座一桌，好像都是內地人，夾雜了三位制服士兵，斜望着我們這一桌，復交頭接耳，不知談了些甚麼，中有兩個便衣離去又復來，當時並未想到他們會注意到我們這一羣，而起覬覦的動機。

為着明日趕路，晚飯後回寓，便匆匆就寢。甫入睡，隱約室外遠處傳來駁亮槍聲數響，都是

離開戰火不久的人，聽慣了也不經意，但下意識地警戒起來，再也不能成眠。復聞室外車廠，有腳步聲、呼喚聲、翻箱、倒篋聲。停了一會，好像東邊房間被人檢查盤問，朦朧中忽然憶起東十五號房間係世鋒起新住宿，沿途各種使用文件，都在他們身上。接連聽到隔壁英鄭與人爭持的聲音，後來到了啓升房間裏，王與我住的屋緊對門，一板牆相隔，說話聽的很清楚。甚麼北來的人，企圖暴動，我們是奉命來檢查……等語。細玩其語氣，似以檢查爲名，藉機覷洗一番。我從床上起來，將把衣服披上，門外喊報告，我已會意，開門門啓升搶先進來，行禮後立正姿勢：說，這幾位是旅部派來檢查旅客的，並以目示意，我已明瞭他的意思了。我即轉目望着來人，一共五六人，均着軍服，中有二人，即白日餐館中所見者。我請他們檢查，他們問有無攜帶武器，我當時很快而堅決地說沒有，同時取一名片給他們，表明我是從蘭州戰場上轉戰河西而來新疆的。行路八千里，到此已孑然一身，預備第二天找李旅長幫助，他們帶着失望的語氣說：「啊！司令是從蘭州來的呀！」，略事寒暄，悵悵而去！

他們走後，景變占救世峯及新生社的經理等都到我的房間，我才知道景變的槍被繳械了，世鋒帶的空白槍照也被繳收了。從朱經理口中，知道馬葉羅諸人，前日由迪化到此，屢遭此地駐軍士兵托詞留難，還是李旅長出來解圍，才於昨日脫離困厄，但已損失不貲。今晚之事，似亦前日之餘波。幸渠等知道無油可揩，乃悻悻而去。

這一次遇到的騷擾，全出於意料之外，大家

深慮續遭誤會，不得不去拜訪駐軍主人——李祖唐旅長。

李旅長見了我們，深表歡迎之意。昨晚之事，似略有所聞，頻頻表示歉意，但亦怪我們到此未去拜訪他，他好像不瞭解我們，猶之我們不瞭解他一樣。他留我們吃了早飯再動身，一兩小時的談話，才知道他宗旨上是反對陶峙岳等人的，但就其不安的神態上看，好像內心潛藏着無限的痛苦，似情感與理智在衝突，生與死在決鬥，利與害在盤旋。與我們談話，眼睛左右顧盼，有時站起來，在房內踱步片刻，又復坐下，處處顯示心神不定。儒雅的风度，白淨的皮色，經過數夜的失眠，顯其煩躁與憔悴。一句話重複幾遍而且無頭緒，前後不相照應，我們知道他不僅內心充塞了矛盾的苦痛，而且此時此地已陷於孤立的情勢。馬平林旅雖然同情他，但處於趙的勢力控制之下，唐井然旅雖然幾經整訓，但其本人貪腐而不易節制。顧李旅本部，就連日發生的事件，知道軍紀蕩然，非李所能確實掌握者。我們當時替李設想，定然外失犄角之勢，內失操縱之力，兩事集結於心，而不能放手大幹起來。僅消極的不易幟，以表其忠義之貞而已！

吃過早飯後，仍依依傾談，他終無留我們之意，延至十一時，我們只好與辭告別，臨行依依，彼此均有生離死別之感。後來聽說李等均相繼成仁，而其忠義之態，隱然時映腦幕。「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狂風之中橫渡戈壁

## 沙漠之旅險象環生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五日上午八時，從南疆重鎮阿克蘇首途，向喀什噶爾進發，夜宿戈壁灘上。從新生社朱經理口中，才知道這一路的情形。過去傳聞的沙漠中旅行的險象，今日親臨其境：這一路全程長約九百五十華里，全在大戈壁邊緣中行駛。除經過巴楚略見一兩處青綠色外，沿途既無人烟，更無水草。過去未有汽車以前，全靠駱駝作這一路的交通工具，十個駱駝的乘載，便需十頭駱駝馱水，有時水不敷用，常宰殺駱駝取其腔內藏水，甚至有因缺水而炕渴致死者，故一般商旅，視為畏途。今雖有汽車，但亦需要三日夜行程，方見人烟，萬一車輛拋錨，所載飲水不足，亦經常陷於險境。我們對於這一路毫無經驗，既不知道如何準備，更談不上是否充份。只好盡可能的範圍，除過把五只熱水瓶裝滿外，另購西瓜及哈密瓜百餘只，大餅五十斤，幾乎裝大半車廂，於是向前繼續進行，上午十一時半，我們才離開阿克蘇縣境，向西南行三百餘華里，經一小鎮名齊蘭臺，有三五戶人家，皆維吾爾土著，既無商店，又不通語言。我們稍事休息，各人吃大餅一塊，西瓜一牙，又繼續前行。今天（十月五日）正是農曆八月十五日，皓月當空，萬里無雲，約九時左右，我們歇在戈壁灘中一間木屋裏。這間木屋恰恰距離在疏勒與阿克蘇的中心點，據說是公家修的，便利來往行旅。但是這座木屋，好像好久沒有歇宿過人，床板殘破不全，麥草散亂在床板上，便溺滿地，臭氣撲鼻，勉強

將舖被放下，出來向着月亮深長呼吸了一口氣，覺得渾身輕鬆了許多。

大家提議：所帶攜的瓜餅，寧叫有餘，勿使不足。於是我們暫行配給制。這一頓晚餐，每人分配西瓜四分之一個，大餅一斤，蘿蔔一塊。我們圍着一團，各人舖平沙粒，權作餐桌。真是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如風捲殘雲，不一刻鐘，各人面前的瓜餅鹹菜，清理淨光。餐後，閒話中秋，大有「抬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感。計算我們一行的籍貫：有冀、遼、陝、鄂、川、湘、粵、豫、魯九省，除過王啓升夫妻子女弟兄一家月下沙灘團圓外，其餘的都是隻身孤影，不知道妻兒流散在何處？父母兄弟分居在何方？往年的今宵，桌上盤杯雜陳，繞屋的笑語聲，則今無邊的廣漠，撲面的野風，踽踽孤影，如果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計，眼前連人帶影，有百多位，但都低頭徘徊，若有所思！天上的月光越明亮，地下的人影越沉寂，沉寂得一顆綉花針落在地上都聽到響聲。最後還是王太太懷裏嬰兒的哭聲打破這種寂靜。於是大家無精打彩的擠到木屋裏和衣睡下。

初尚有點睡意，可是翻來復去，越想睡越睡不着，索性坐起來，發現老鄭也孤坐在床上，同樣睡不着。正談起第二天的行程，忽遠處有嘈雜聲傳來，越來越近。好像「金銀島」中敘述的「一隻腿大盜」(One Leg)在引吭高歌，一唱百和。這時大家都從床下坐起來，側耳諦聽，似距離我們住的地方，約莫一華里遠近。月光下看大家的面色，有點驚慌的神氣，迢迢曠野，週圍千

里無人烟，突然一羣人聲，好似從天而降，是神？是魔？倒有些蹊蹺。最後我提議：迅速離開這間屋子，行李放棄，人先散開。

這時我們漸漸發現一羣人影，從西向東移動，越來越近。月光下看來像一羣維吾爾裝束，有老有小，約三十餘人，好像攜有隨身使用行李，他們突然發現我們，並看見龐大的卡車，似吃一驚。也迅速地停止下來，似有訓練地迅速地集中一起，也不着聲，也不走動。像這樣相持了半小時之久，最後還是我同鄭英王諸兄向他們走近，他們看我們進前，也派出一個年老的人迎面過來。好在王兄稍懂兩句維話，連比手勢帶問，才知道他們是去塔里木河的季農，也是趕來投宿這間木屋的。他們手指着口，我們以為饑了，給他們大餅，拒不接受，又給以西瓜，他們高興的跳起來了，笑逐顏開。他們得到西瓜，如獲至寶，兩手捧着瓜，慢慢呷飲，惟恐吃完，旋吃旋望着我們，表示感謝之意。

「每逢佳節倍思親」，況又在艱苦的旅途中。一夜心思重重，復加以無端的紛擾，終夜展轉，不能成眠。索性從床上坐起來，這時老鄭還沒有睡着，也跟着坐起來，沙灘上睡的人，也睡不着，我提議不如乘着月夜趕路，早到喀什噶爾（疏勒），再好好休息兩天。大家都同意，室內外一齊起來收拾行李。疾駛三小時後，太陽才從東方慢慢爬起來，放射出昏黃的白光。

### 三百餘里狂風沙

今天（十月六日）天氣，有點異樣，夜色過

去，一陣寒氣，東邊的太陽，雖已漸漸升高，但光芒內斂。外圍一團昏黃氣氛，疑是一輪西沉的月亮。漸漸又由黃轉白，由白變紅了。像是夕陽的晚霞，一剎那間紅就散了。漸漸有點拂面的清風，慢慢大起來，帶一種哨聲，越來越大，沙灘上的小石子被風捲起，吹在車上，如黍田驟電，沙沙作巨響，車迂斜向前蠕蠕移動，開了六小時，還不及百華里。這是入荒以來第一次遇到的狂風。幸已跨入戈壁，如果在沙漠中，遇到這樣的風，頓時平地丘陵，沙浪起伏，會捲沒了車輛，捲沒了人畜，豈僅飛沙走石而已！

在這一帶旅行，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西遊記上的各種驚險幻境。但那些只是作者假想的妖魔鬼怪，而今親歷其境，活森森的宇宙間之自然變化，及人為的恐怖環境，擺在我們面前。但這只激起我們胸中的忿怒，更使我們勇敢起來，前進、奮勵前進。因聯韻句，以紀當時的心境與物境。

### 狂風中橫渡戈壁八百里

三十八年十月六日夜

上無飛鳥，

下無走獸，

極目四望盡沙坵。

古往今來今又古，

沖積的巖層，

隨着山流奔逐。

巖層的斷裂，

化為石塊，

化為沙磧，

化為塵土。

塵土啊；塵土！

您隨風飄揚；

從東到西，

從南到北，

瀰漫了全宇宙，

充塞了天涯海陬。

千萬年的化石！

原來是您們的始祖。

千萬年的化石呀！

您無量數的後代曾玄，

一代復一代；一年復一年；

您曾經映帶過光明，

也曾經掩蓋過黑暗。

您曾經庇護過罪惡；

也曾經載覆過良善。

您曾經助長過戰火的烟霧；

也曾經棲止過舞娘的春衫。

一代復一代；

一年復一年。

您熟睹的亂離，恐怖，憂懼——

今又重現在人們的眼前。

您看到我們這一羣，

您會張大口眼！

任您飛揚，任您跋扈。

任您鬧到天昏地暗。

我們要澄清您；澄清您——

澄清您天下遺留的污垢，

為億萬衆人類——

撥開雲霧而見青天！

好容易車在風沙中蠕蠕地顛簸了十五小時，八點左右才到巴楚縣境，計程約三百餘華里。風雖息了，月亮仍然昏黃不清。地面上的景物，一片模糊，似水田又似披上一層鹹質的地畝。遠處好像有一二村落，隱約土房數間。可是大家疲倦極了，都不願意再走，同意就地沙灘上歇下。於是打開鋪被，以月為蓋，以沙為褥，矚四野之茫然兮，吾且履天而席地！

自過庫車後，大家都流鼻血，嘴唇乾燥裂口，大便祕結，都不知道甚麼原因？今晚一入巴楚縣境，雖然一路的風沙，頭有點暈漲，腰背酸痛，但嘴不乾，喉不燥，唇不焦，鼻血也停止了。每人都痛痛快快快大小便之後，大嚼鍋魁（北方呼大餅一類乾糧為鍋魁）啃西瓜。不幸兩天的搖擺，西瓜都變成混糞子了（西北土語，瓜壞之意）。這在內地，早就摔了（拋棄之意），可是此時此地都珍貴的如天露玉液。每人捧半個，慢慢啣飲，有說有笑，頓忘整日的疲困。還是鄭兄細心，一數西瓜數目，只剩下十五枚了。一經報告，大家吃一驚，王兄正在開的一隻，也停止了。計算路程，明日還有四百華里左右，才得到疏附，車上大小二十餘人，每人不足半隻。萬一遇風或者車出毛病，豈不陷於危境。商討了半天，除過今天儘量的忍住渴，仍然得不到一個結果。最後輟

是我提議，先睡覺吧，明天再說。真是「愁悶瞋睡多」，況又疲困之餘，一覺醒來，已是日高三丈。十月七日早八時半，我們從巴楚境內一沙灘中出發，繼續向西南行駛，九時半過巴楚城郊，才知道昨天晚上的熬煎是多餘的。

這裏地當葉爾羌、喀什噶爾兩河之衝，橫貫東西，正是農田灌溉之時，天上已有成羣的飛鳥，地下免不了有園林禾稻。但是我們除過在巴楚街市看見瓜果外，其餘所見，仍然是一望無涯的沙灘。由巴楚南行約四百餘華里至莎車，再向東南行百餘里至葉城，再南行經過許多崇山峻嶺，石峽險灘而入喀喇崑崙山入印度克什米爾，此為入印之一路，我們並未選擇。當時未選擇這一路的原因，似乎地理上的因素少，心理上的因素多。因為這一路的險夷平陡？我們並無經驗，寧從懸崖上墜入萬丈冰谷，都不願意橫遭紅頭阿三的白眼！

由巴楚西行約五百餘華里至疏勒，轉向南行，經過許多的懸崖絕壁的攀爬，過明鐵蓋山口，穿過洪維小王國，而入巴基斯坦境，這一條路，就是我們選擇的。當時選擇這一條路的原因，也是地理上的因素少，心理上的因素多。或者這一條路比上述的一條路更險峻更遙遠，但我們在心理上，總覺得阿拉伯海岸的民族，最低限度尚有其獨立的民族性，不似鄰人的不講交情。

自巴楚以後的路程，雖然全在沙灘中行駛，但今天天氣，可稱風和日麗，氣清天朗；一路平平順順的到了疏勒，是十月初七日一個晴明的下午。（未完待續）